

○缅怀情丝

文章编号: 1003-9260(1999)06-0015-04

赵一曼与给她深刻影响的郑佑之

田若川

郑佑之是赵一曼的大姐夫,又是她的老师。在赵一曼的成长过程中,郑佑之以他特有的革命者气质,影响着她的行为,在蜀南历史上留下许多轶闻佳话。

—

赵一曼,本名李坤泰,又名李一超、李淑宁。1905年10月25日,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伯阳嘴。

郑佑之是四川早期共产主义先驱战士中

收稿日期: 1999. 5. 4

作者简介: 田若川,中共四川省宜宾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,宜宾 644600

责任心。他热爱人民,关心群众,尊重群众,时刻把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自己心上。在任地委书记时也好,任省委书记时也好,他都了解社会状况,了解群众生活。他甚至经常知道市场上的菜价油价米价。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,妥善解决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,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今天,学习陈刚同志的平民意识和公仆责任心,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。

五、陈刚同志有高超的领导艺术。他善于引导、教育、培养干部,善于凝聚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智慧。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,又关怀爱护,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提高。他

的杰出一员。他认为男人女人都是人,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。他同赵一曼的大姐结婚后不久,就把她送去学堂读书。这是在当时的环境下,社会上一般男人都不能接受的举动。

二

1918年,赵一曼的父亲去世后,大哥继承了家业。按照传统习俗,赵一曼的妈妈为她剪下刘海,然后又在后边绾上两个小髻。还用一条又长又白的布把她的脚裹得紧紧的,并套上一双尖尖的鞋子。赵一曼刚一挪脚就跌倒了。“脚是用来走路的,不是给人好看到的。”赵一曼躺在地上,一边哭一边嚷。她

善于扬人之长、用人之长,调动队伍中每个人的积极性。凡在陈刚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,莫不倾心崇敬。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,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今天,学习陈刚同志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,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。

陈刚同志逝世32年了!32年间,每每想起陈刚同志的壮年陨落,总是使人惋惜;每每想起陈刚同志于我的师友情,总是让人惆怅。我常想,若陈刚同志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中被迫害去世,他还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!我深信,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样的历史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。

撕碎了裹脚布，用砍刀把尖尖鞋砍成两截。说：“你们拿来多少鞋子我就砍多少！”以后，家里人谁也不关心赵一曼是不是裹了脚，穿了耳。只是伯伯叔叔们常警告自己的女儿不要跟这个“疯子”往来。这时，郑佑之已当了柳嘉乡高级小学的校长，弟弟和侄儿们都跟他上学读书去了。赵一曼多么想像他们一样去柳嘉读书啊。一天晚上，赵一曼避开妈妈，悄悄到了大哥房间，向大哥提出“要出门读书”的要求。大哥翻了几下眼睛，歪在床上，点着了烟灯。“你有本事你就去上学吧，反正我是没钱给你的。”赵一曼见大哥不再理她，于是大声质问他：“你说没钱？那你有钱嫖赌、吸洋烟，就没有钱供我读书？”

赵一曼真的把大哥惹火了。他猛地跳了起来，把烟灯也打翻了。握着拳头，在赵一曼面前晃了一下：“贱婢子，你不讨高贵！”赵一曼挺起胸，迎面冲了过去：“你打，你打！”大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抽身走了。赵一曼在同大哥的抗争中病倒了。她时而发烧，时而出冷汗，夜里睡不安稳。

那是特别冷的日子，天黑时，郑佑之来到赵一曼家里。他已辞去柳嘉小学校长职务，应聘去合什小学任教，还经恽代英接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从事党的文字宣传工作。他热烈地对赵一曼讲着俄国的十月革命，讲北京的五四运动，并充满信心地说：“快了，我们的国家就要有天翻地覆的变动！”病弱的赵一曼还不十分明了这些事情的意义，但她相信这世界上肯定还有另外一种人生。临走时，郑佑之又教导赵一曼说：“你现在不能出门读书，就在家自修吧。要改造社会就得练好本领。”他还给赵一曼留下了全套教科书和字典。以后，郑佑之还给她寄去了一批《新青年》、《觉悟》和《妇女周报》，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列宁传》，还有《女子参政之研究》、《林梅馥遗著》和一些宣传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的书籍等。

赵一曼贪婪地读着。在这些书刊和报纸上，有郑佑之细心作下的笔记，几乎每一段都

有批语，说明这一段的中心意思，还说明哪些见解是对的，哪些是不对的。她认真地领会批语的含义。她多么感谢这位老师啊，好像他就在眼前给她讲课一样。

赵一曼渐渐地成长起来。1923年秋，郑佑之即与何必辉用通信方式介绍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从此，赵一曼结束了多年的苦闷和彷徨，立志做中国女界的先锋。

三

赵一曼为了能出门读书，接受了郑佑之的劝告，给嫂嫂周氏带孩子，给大哥新开的油坊记账。可是，一切努力全白搭。只要一提起出门读书，大哥就翻脸。先说是银钱紧，后来听姐妹们说愿意出钱供么妹读书，他又推说：“这个事关乎族，要请族人公议。”

赵一曼为此特地去拜访住在本院的两个叔叔，恳请他们劝大哥同意她外出读书。两个叔叔都当面夸她有出息，都答应说要尽力劝说她大哥让她出门读书。可是暗地里他们都装鬼，对她大哥说“女子出门读书是辱没祖宗”。同时还以长者身份责令大哥对赵一曼严厉管教。

赵一曼气愤极了。她发誓要对大哥和本家叔叔进行控诉，把他们的恶劣行为公诸于世，让他们去接受社会的裁判。1924年6月，赵一曼以《请看我的家庭》为题写了一篇文章，述说自己“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”，“阎王似的家长哥哥”将其“关在那铁篱城中，受那黑暗之苦”，“务望亲爱的同志”援助她，替她作主主持公道。

郑佑之读了赵一曼那篇文章后，十分赞赏她的勇气，亲自动笔修改，并推荐去天津女星社主办的《女星》杂志和《妇女周报》。两月后，《妇女周报》和《女星》分别刊登了赵一曼的文章，署名李一超。《女星》主编李峙山还署名加上编者按，希望读者能帮助赵一曼想办法，支持她早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。

赵一曼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，得到了社会舆论和朋友们的支持。她反封建礼教的斗争更理直气壮了。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，

赵一曼打算把妇女们组织起来，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。她把这一打算写信告诉了大姐夫郑佑之。

郑佑之立马复信支持和鼓动赵一曼，并对她组织团体的事进行具体指导：“你们结团体一事，可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，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；入了会以后，再来慢慢训练，专选那青年的加入SY（即青年团）。”他在信中还告诉赵一曼说：“这个会我与你们取名为‘妇女解放同盟会’；简章，我已拟好了。”

1925年4月，宜宾县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了。选举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为会长，赵一曼任文书，负责会内会外联络，以及处理日常事务。

赵一曼配合妇女解放同盟会的活动，以《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》为题，写了一篇政论文章，提出青年女子要求解放的13条奋斗目标，提倡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东西，尤其是压迫女子的封建礼教，要求社交公开，女子有通信、蓄发、剪发、择业、结婚、离婚等绝对自由。文章在《妇女周报》上发表后，在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以后，赵一曼又在郑佑之指导下，从同盟会员中择优发展了部分团员，正式建立了白花场团支部，赵一曼担任团支部书记。

1926年初，赵一曼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她还终于取得母亲同意，离家去县城读书。临出发的前几天，她都不出门，躲在房间里清理近几年收到的一大堆信件。她一件一件地翻着，有大姐夫给她开的马克思主义必读书目，也有大姐夫给她填的杂志订单和用红墨水批改的作业。这些年，姐夫一直站在自己身边，时刻指点着自己，照料着自己，鼓励自己向恶势力斗争。她把郑佑之的教诲深深地藏在心底里。

正月初五。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。赵一曼在二姐和二姐夫陪同下，背着行李，踏上了去县城宜宾的大路。进城后，赵一曼在郑佑之的安排下，考入了宜宾女子中学读书。她长久的愿望得到了实现。

在赵一曼的心中，学校是多么美好！见

了同学，她首先就问：“同学，你的耳朵穿过没有？你们的脚缠过没有？”还跷起大脚，牵着自己的一只耳朵让同学们看，并告诉说：“我的耳朵没穿过，脚也没包过。我反对这些，男人女人都是人，为什么偏要女人穿耳包脚？”接着，她还进一步问：“你们的婚姻呢？是由父母包办，还是你们自己选择？”同学们被她的问话，羞得耳根子都红了。

赵一曼见同学们羞得满脸绯红，低头不言语，便启发地说：“啊，你们封建得很，你们没有看过《妇女周报》吗？”她边说边从衣包里拿出《妇女周报》和《女子参政之研究》等书报来，主动借给大家读，并解释给大家听。

赵一曼进校后不久，学校就成立了团支部，她被选为团支部书记。她根据团县委的指示，动员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，带头唱歌、演戏，组织时事讨论。同学们也越来越喜欢她这位乡下姑娘，大家都敬佩她，主动接近她。赵一曼也更加密切与同学们交往。课余时间，她从这个教室转到那个教室，与同学们摆龙门阵，交知心朋友。后来，宜宾女中成立学生会，同学们一致选举赵一曼担任交际干事，同时还担负宜宾学联的宣传工作，并在国民党宜宾县党部（左派）担负妇女工作的主要指导责任。她时常带领同学上街宣传，去和男校同学联欢等，从中进行革命活动。

四

1926年6月，宜宾人民在中共宜宾特支领导下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“反仇油”斗争。那天，赵一曼带领宜宾女中宣传队，冒着倾盆大雨，奔向大南门外江边码头。她第一个登上居民们用桌子搭起的高高的临时讲台，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。呼吁民众团结起来，抵制洋货，不准英商“川北”轮运载的亚细亚煤油上岸。汇聚在江边的人们搬来石块、砖头，愤怒的学生和群众一齐动手，石块、砖头等像飞弹一样，向“川北”轮掷去。“川北”轮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落魄解缆而逃。青年们乘机蜂拥地跳上驳船，把已运在驳船上的油桶掀进大江。

这时，城防司令部派出官兵赶来江边驱逐群众和学生。赵一曼挺身迎上去，同带兵的军官讲理。她大声喊道：“士兵同胞们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为什么你们不把刺刀对准帝国主义？为什么不把枪口对准奸商？士兵同胞们，你们的家，大多数都是穷苦人，你们为啥子还要帮奸商来整穷人，整你们的父老姐妹们？！”官兵不由分说，凭借手中的武器，冲散了学生队伍。与此同时，城防司令部竟下令将 11 名甩油桶的学生抓捕，还逮捕了 3 名前往谈判的外交后援会和学联代表。

赵一曼回到学校，喘息稍定，才感到头重脚轻，浑身发烫。她被大雨折腾病了。郑佑之在百忙中挤时间来照顾她，请医生为她看病，亲自为她熬药，提醒她按时服药，劝她好生休息。但赵一曼是一个倔强的姑娘，她不忍心拖累大姐夫，也离不开火热的斗争。她对郑佑之说：“你不是常说斗争是革命者的全部吗？如果离了斗争，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！”她顾不得病痛，支撑着病弱的身躯，又投入到揭露帝国主义、奸商、城防司令部相互勾结，镇压学生罪行的宣传队伍中。

新学期开始了。赵一曼满怀“反仇油”斗争胜利的喜悦，返回宜宾女中。可是，她和另外 12 名曾积极参加“反仇油”的学生却被学校挂牌告“斥退”了。这时，郑佑之已去重庆参加党的会议。赵一曼不服，她带领学生前往县教育局请愿，不仅无果，学校还将她所在班上的学生全部开除出学校。赵一曼真感到一筹莫展。

就在赵一曼彷徨犹豫的时候，郑佑之赶回城里来了。他告诉赵一曼，北伐军已打下了长沙，逼近武汉，党指示各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培养干部，开展农民运动，你们这些热心革命的青年，前途是光明的。

几天以后，中共宜宾特支以县党部名义创办的“宜宾川南中山学校”正式开学了。赵一曼等一批在反帝爱国斗争中被学校当局斥退、默退、开除的学生代表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，全部进入川南中山学校就读。

1926 年 12 月的一天，赵一曼从重庆《新蜀报》上看到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生启事后，毅然报名应考。宜宾党组织根据四川国民党重庆莲花池省党部指示精神，研究物色人选。当时，有人认为女孩子不宜学武，不支持赵一曼报考。郑佑之找赵一曼个别征求意见。赵一曼理直气壮地争辩说：“中国古代也有个花木兰嘛！这些人怎么能歧视一个女共产党员呢！那些昨天还骑在头上压迫我们，镇压爱国群众的军阀，今天摇身一变，挂起国民革命军招牌了，就连奸商也成了国民党员。这样革命不彻底，等于不革命。我要投笔从戎学军事，拿起枪杆子来打倒这帮家伙！”郑佑之听了赵一曼一番话，连连称赞她有志气。当即决定推荐她去报考武汉分校女生队。

赵一曼临别宜宾前的一天晚上，二姐专程从家乡赶来送行。郑佑之特地去“兰香斋”买了点熏肉，又去厨房订了几个菜，约请几位同志为赵一曼饯行。席上大家不说话，还暗自落泪。郑佑之心情更沉重。赵一曼不仅是他的学生，而且已成为他在宜宾城乡进行革命活动的忠实同志和得力助手。他将不忍离别的感情埋在心里，带着微笑勉励赵一曼到了军校后，永远跟党走，学好过硬本领，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。

赵一曼站起身来，激动地说：“郑兄，你多年来培养我帮助我，这次出川，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对我的希望！为了中国革命，我愿意献出我的青春，我的生命，如不成功，誓不回还。”赵一曼出发那天，郑佑之因另有组织农民抗捐运动的紧急任务已去乡下，他特托二姐李坤杰赶来江边，把自己身边仅有的 4 块钢洋塞到赵一曼手里。她对赵一曼说：“这是大姐夫的全部积蓄，也是他的一片心意，他因有紧急公事不能来相送，你千万要自己保重。”

赵一曼把钢洋放在贴身衣袋里，仿佛大姐夫就在自己身边，为她指点迷津，给她鼓舞和力量，激励她勇往直前。